

朋弟：鲜为人知的“老夫子”之父

■ 颜庆雄

要说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漫画界，在南方上海，家喻户晓、影响力大的漫画人物，应该是张乐平的“三毛”和叶浅予的“王先生和小陈”；那么，在北方京津一带，首屈一指的漫画人物则是朋弟的“老夫子”和“老白薯”。“老夫子”的漫画形象正是由朋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创作的，并在报刊上连载，发行《老夫子》单行本漫画集，广受欢迎，因此，朋弟是“老夫子”之父，但当今很多漫画爱好者并不知晓。

漫画“老夫子”津门朋弟系原创

朋弟原名冯棣，年少时家境优渥，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教育。他从小喜好美术绘画，1931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，随即北上京津一带任美术教师，开始给报刊投稿，自此开启了漫画生涯。他一生坎坷漂泊，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漫画创作时间里，创作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多格漫画佳作。

1938年11月冯棣开始用“朋弟”为笔名，在天津的《天风画报》创作出头戴瓜皮帽，身着长衫马褂的老学究形象“老夫子”，刊登连载多格漫画《老夫子》，《老夫子》漫画幽默机智、蕴含深意，折射了社会的斑斓与荒诞，对于现实生活充满了批判精神。特别是由于这种小人物常常处于尴尬无奈，而格外引起读者的关切与同情，这是对那个年代中国社会众生相的形象化记录。由于朋弟身处社会底层，《老夫子》具有很强的市井色彩，与都市的大众生活融合到一起。朋弟笔下的“老夫子”从诞生伊始，因为形象亲切、轻松、自由，就自带“流量”，深受各阶层民众欢迎。

朋弟不仅仅创造了“老夫子”的形象，还创作出“大白薯”、“阿摩林”等漫画形象进行多格漫画的连载，并出版多种漫画单行本。朋弟的《老夫子》漫画常见的是有个四字的标题，再加上一组幽默搞笑的4格、6格，甚至是8格的漫画。这种创作的方法后来也被香港《老夫子》的作者王家禧（笔名王泽）所模仿并沿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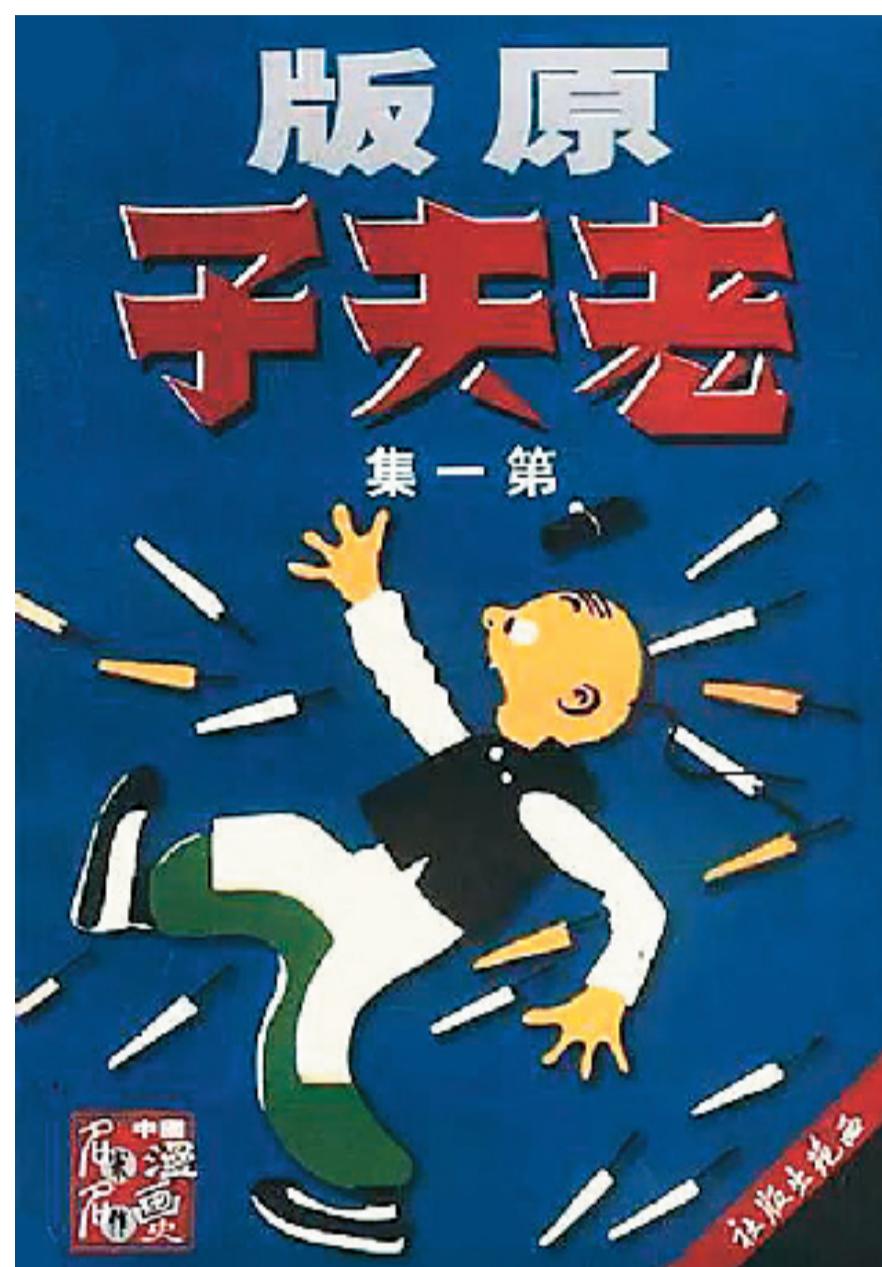
王泽版“老夫子”风靡海外引争议

王家禧，1925年生于天津，整个中小学时代都是在天津度过，那正是朋弟《老夫子》走俏津门、妇孺皆知之时。

1944年，王家禧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西画系，在天津文化宫工作，直到1956年从天津移居香港。六年后，他用“王泽”为笔名在香港创作出跟朋弟同名的“老夫子”，编绘多格漫画《老夫子》开始在香港明报、星岛、天天、快报等报刊杂志连载，《老夫子》漫画单行本也随着在香港地区流行，风靡海外华人地区。

由于当时种种历史原因，内地漫画界和朋弟本人对王泽版《老夫子》的诞生毫不知情，从此，“老夫子”被世人“只知有王泽，不知朋弟”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，笔者的香港亲戚回大陆乡探亲，曾带回两册香港原版十六开本的《老夫子》，封面赫然印着签名体“王泽”。

当王泽版的《老夫子》一纸风行、名利双收，王泽最风光最得意的时候，这也正是朋弟最凄凉、最悲哀的时候。在《吴云新文



朋弟《老夫子》书影

集》第652页中描写到：“1980年，朋弟73岁，漫画家黄冠廉将王泽在香港出版的《老夫子》拿给朋弟看，冯（朋弟本名冯棣）木然，微笑而已，其时脑已萎缩，已无当年风采。”这段话仿佛让人看到一代漫画家朋弟无助的绝望，叫人心酸。三年后的1983年，朋弟——这位已经被遗忘的漫画家韬光敛彩、抱恨黄泉。

不论是专业人士，还是普通读者，对朋弟最初所创造的“老夫子”形象和王泽版的“老夫子”形象，第一感觉是非常相似。唯一的区别就是王泽版的“老夫子”，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长腿大叔。朋弟版的“老白薯”和王泽版的“大番薯”也非常相似，都是一样的发型三根头发，甚至都是相同的矮胖浑圆的身材。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不一样的服饰，换了一套和“老夫子”相同的服饰，如此雷同的不仅仅是人物设定和配置，同样和“老夫子”还是一对“逗哏”和“捧哏”的“活宝CP”！假如仔细研究的话，在一些漫画桥段情节上面也有相似的情节，这，难道仅仅是巧合吗？

著名作家冯骥才在他文章里说：“老夫子的人物原型，无论是美术造型，还是性格设计，毕竟全是朋弟的设计。应该说，倘若没有朋弟，决不会有王泽的老夫子”。将王泽的“老夫子”和朋弟的“老夫子”比较一下，无论是人物的动作、神态、表情，还是形象细节，都毫无两样，一目了然。”甚至“老夫子”的名字也是朋弟取的。

做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，朋弟的“老夫

子”犹如被王泽拉扯到香港养大、登台表演出名了，但王泽始终不出声承认，“老夫子”之父是朋弟！

名家抱不平 为“老夫子”之父正名

很多有识之士为此不公之事打抱不平：早在1992年，天津漫画家黄冠廉在3月1日的《天津日报》发表《天津“老夫子”和香港“老夫子”》的文章，首次指出香港王泽的“老夫子”与朋弟的“老夫子”高度雷同，为朋弟的“老夫子”形象版权争与呼；1999年著名作家冯骥才在天津《今晚报》上发表文章《朋弟的“老夫子”与王泽“老夫子”》，指出“老夫子”最早由漫画家朋弟所创作，王泽的“老夫子”是抄袭。

2001年，冯骥才搜集了朋弟所创作的“老夫子”等作品及相关史料，集结成书由西苑出版社出版《文化发掘——老夫子出土》一书，直接指责王泽所创作的《老夫子》是抄袭中国已故漫画家朋弟的《老夫子》，并说“明眼人一看就明白”。

著名漫画家李滨声在2000年5月5日的《人民日报》增刊《讽刺与幽默》也发表了《再忆“老白薯”和朋弟》，专业指出谁是真正的“老夫子”之父。2017年9月，著名漫画家、评论家郑化改也在《讽刺与幽默》上发文《说说老夫子的“始创者”》，认为：“老夫子”的始创者和著作权当属于朋弟，王家父子使用其造型、延续其故事，为社会做出了新的贡献，这值得称赞；但漠视朋弟的著作权，不标注“老夫子”始创者朋弟的姓名，就

那些被历史遗忘的漫画家（七）

会让当今《老夫子》漫画的读者误认为“王泽”就是“老夫子之父”，这对真正的“老夫子之父”朋弟不公。

斯人皆已逝 跨世纪公案仍未结

虽然众多文艺界人士“为朋弟不平”已经有三十多年了，但依旧不能扭转“朋弟种树、王泽摘果”的事实。王泽公司一直对这一质疑采取躲闪回避态度。《时代周报》记者在2013年，曾就“老夫子”咨询王泽公司，该公司回应“这个新闻已经很久了，我们是不方便回应的”、“到底要针对什么澄清、解释什么？”、“对于这陈年旧闻，我方不予回应”……这段中国漫画史上的公案至今仍未有定论，似乎是再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回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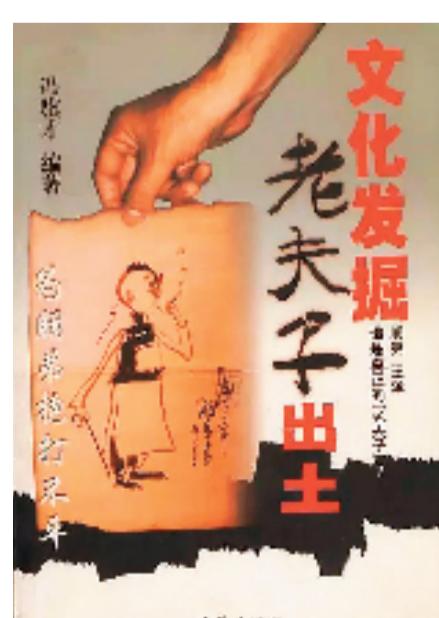
其实，哪怕王泽承认了“老夫子”形象是朋弟原创，也不会因此掩盖王泽的二次创作的功劳，也正是有了王泽努力在香港、台湾等地的“发扬光大”，才让“老夫子”“活”到现在，而且累计销售上亿册，改编拍成电影有十余部之多，这在华人漫画作品中，至今仍然是无法超越的高峰。但抄袭就是抄袭，有“黑历史”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在事实面前，没有承认错误的勇气，只想一味想让时间把“黑历史”完全抹杀，叫世人忘却。

2017年元旦，96岁的王泽于美国溘然长逝。终其一生，他都没有对“老夫子”角色抄袭事件给出过正面的回应，至死仍没听到其“也善”之言。

虽然，2003年国内原版重印出版了朋弟的“老漫画”《老夫子1-2》、《阿摩林1-2》、《老白薯》等五种8册系列漫画，但作为“老夫子”之父的朋弟，至今还没能让世人知晓。一提起“老夫子”，几乎还是遗忘了这位“老夫子”之父——朋弟。

今年四月在东莞百年国漫馆举办的“岭南水乡国际动漫节”的展览中，“老夫子”漫画形象旁边的作者介绍，依旧写着“王泽（中国香港）”！如今，朋弟和王泽都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，但我们不应该只记住后者而选择性地遗忘了前者。

（作者系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理事、主任编辑、漫画家）



著名作家冯骥才编著《文化发掘·老夫子出土》书影